

示

吉

· 经典书香 ·  
中国古典世情小说丛书

[清]姬文 著

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

或描写情爱婚姻，或叙讲家庭纠纷，或描摹社会生活，  
或揭露现实疲敝，或讽刺官场腐败



团结出版社



[清]姬文著



团结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声 / (清) 姬文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26 - 4412 - 0

I. ①市… II. ①姬…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2577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 (010)65228880 65244790 (传真)  
网 址: www. tjpress. com  
E-mail: zb65244790@ vip. 163.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0mm \* 217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4412 - 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 前　　言

《市声》是晚清一部以工商界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是晚清商业小说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作品。作者姬文，生平事迹不详。这部小说以商贸发达的上海商界为中心，对晚清时期商人行为、经商之策和经营状况做了描绘得形象具体，反映了晚清商界在纺织、茶叶等方面受外资侵入而日渐衰落的情景，以及一批有志之士为振兴民族企业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小说还描绘了商界和官场狼狈为奸的丑态，谴责了工商界内部各种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行为，在读者面前展现了晚清工商业社会的一幅风俗画。

小说中，以华达泉、李伯正、范慕蠡为代表的新兴民族资本家，为了振兴民族工业，大力创办发展实业。李伯正为了实现“纺织各种新奇花样丝绸等类，夺他们外洋进来的丝布买卖”的梦想，他不惜成本，大规模建设厂房，购买机器、研究工艺，开办学堂培训工人，反映了一批通过发展实业来振兴国家的有志之士的爱国思想。但由于各种原因，耗费大量资金，仍然事业无成。小说中也着重描写了一大批奸商猾贾，比如钱伯廉、汪步清等，他们打着“振兴工业”的幌子，投机倒把、哄骗欺诈，挖空了民族工业的墙角，深刻揭露了这些人的龌龊行为和丑陋面目。

《市声》的写法与其他同系列小说类似，但有不少内容是与商界无关的，有的情节夸张失实，结构显得枝蔓。小说文笔细腻，情节跌宕曲折，人物生动传神表现了现实生活和众生百态。现代文艺批评家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对《市声》的评价是：

“大概是由于知识阶级和商人不大接近，而‘商’又被派作四民之末，历来写商人的小说是很少见的。在晚清，只有一部姬文的《市声》。”阿英对这部小说如此重视和精准的评价，也佐证了这部小说的经典性。

这次出版，我们对原著中大量的疑难字词、错漏疏缺，重新进行了补正、校勘和释义。因时间紧迫，水平有限，其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2016年5月

## 目 录

第一回	折资本豪商返里	积薪工贫友登门	001
第二回	备酒筵工头夸富	偷棉纱同伙妒奸	011
第三回	办棉花赚利壮腰缠	收茧子夸多合股份	018
第四回	话蚕桑空谈新法	查帐目访悉弊端	025
第五回	还花银侠友解囊	遇茶商公司创议	034
第六回	扬州府豪商出世	上海滩茧市开盘	043
第七回	九五扣底面赚花银	对半分合同作废纸	052
第八回	诸茶商讲求新法	小席伙独积薪工	061
第九回	念贫交老友输财	摇小摊奸人诱赌	070
第十回	靠戚眷浪子得安居	进箴规世交成隙末	079
第十一回	王小兴倒帐走南洋	陆桐山监工造北厂	088
第十二回	改厂房井上结知交	辞茶栈伯廉访旧友	095
第十三回	说艺事偏惊富家子	制手机因上制军书	102
第十四回	工师流寓出怨言	舆夫惑人用巧计	110
第十五回	兴工业富室延宾	捐地皮滑头结客	117
第十六回	赔番菜买地又成空	逃欠户债台无可筑	124
第十七回	专利无妨营贱业	捐官原只为荣身	131

第十八回	开夜宴老饕食肉	缝补子贫姬惊心	136
第十九回	大请客逼走蠢夫	巧骗钱愚弄傻子	143
第二十回	逞凶锋悍妇寻夫	运深谋滑头捐地	150
第二十一回	为捐官愿破悭囊	督同伙代售湿货	157
第二十二回	卖贱货折却倘来资	得主顾欢迎上门客	164
第二十三回	大资本加捐大头衔	假性情暗换假官照	171
第二十四回	争戒指如夫人动怒	垫台脚阔门政宴宾	177
第二十五回	炫东家骗子吹牛皮	押西牢委员露马脚	183
第二十六回	办军装太守开颜	送首饰商人垫本	189
第二十七回	谈交易洋行爱国	托知音公馆留宾	196
第二十八回	穆经理行踪诡秘	萧翻译酬应精明	202
第二十九回	脱手失官银委员遇骗	从容开货价买办 知机	208
第三十回	谈骗局商界寒心	遇机工茶楼把臂	216
第三十一回	刘浩三发表劝业所	余知化新造割稻车	224
第三十二回	农务机千胜并举	公司业两利相资	232
第三十三回	留学生说明实业	小富翁信用高谈	240
第三十四回	扶工业高人远见	派捐资财虏潜逃	249
第三十五回	卷烟厂改良再举	织布局折阅将停	258
第三十六回	提倡实业偏属乡愚	造就工人终归学业	266



## 第一回

## 折资本豪商返里 积薪工贫友登门

陶<sup>①</sup>顿<sup>②</sup>今何在？只倕<sup>③</sup>班<sup>④</sup>员规方矩，千年未改！谁信分功传妙法，利市看人三倍<sup>⑤</sup>？但争逐锥刀<sup>⑥</sup>无悔。安得黄金凭点就<sup>⑦</sup>，向中原淘尽穷愁海？剩纸上，空谈诡。饮羊饰彘<sup>⑧</sup>徒能鬼，又何堪欧商美贾，联镳方轨<sup>⑨</sup>？大地英华销不尽，岁岁菁茅包

① 陶——即范蠡，春秋末政治家，曾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国，后到陶（今山东省定陶一带）隐居，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

② 顿——即猗顿，战国时大富商，曾向陶朱公学致富之术。

③ 哮（chuí）——相传尧时巧匠名，一说黄帝时巧匠名。

④ 班——即鲁班，又称公输般，春秋时鲁国人，被后世尊为土木工匠的祖师。

⑤ 利市看人三倍——出自《周易·说卦》：“为近利，市三倍。”后演化为成语“利市三倍”，形容买卖获得的利润极多。

⑥ 争逐锥刀——小利上争逐、计较。

⑦ 黄金凭点就——成语有“点铁成金”，这里指轻易获得巨额财富。

⑧ 饮（yìn）羊饰彘（zhì）——指商人以欺诈手段牟取利益。饮羊，使羊喝饱水以增加重量。彘，猪。

⑨ 联镳（biāo）方轨——车辆往来频繁。联镳，马并行；方轨，车并行。

匱①。有外族持筹为宰②，榷税③征缗④成底事⑤？化金缯⑥十道  
输如水。问肉食⑦，能无愧？

这一首“贺新凉”⑧词，是商界中一位忧时的豪杰填的。这豪杰姓华，名兴，表字达泉，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氏，世代经商为业，家道素封⑨。只因到得达泉手里，有志做个商界伟人，算计着要和洋商争胜负时，除非亲到上海去经营一番不可。他就挟了重资，乘轮北溯，及至到得上海，同人家合起公司来。做几桩事业，都是极大的成本，就只用人多了，未免忠奸不一，弄到后来年年折阅⑩，日日消耗，看看几个大公司支持不住，只得会齐了各股东，把出入款项账目，通盘结算，幸而平时的生意还好，不至再要拿出银子去赎身。但是生生把百万家私，折去了九十多  
万，所存五六万银子，想留着做个养命之源，不敢再谈商务了。

当下收拾余资，赶紧搭船回家。达泉虽然是已经败落的豪

- 
- ① 蒿（jīng）茅包匱（guǐ）——蒿茅，一种茅草，古代祭祀时用来滤酒；匱，小匣子。《尚书·禹贡》有“包匱蒿茅”。意为把蒿茅用小匣子装起来作为贡品。
- ② 持筹为宰——主持分配。筹，古时竹制的计数工具；宰，主持分配。
- ③ 榷（què）税——税收专管。榷，专营，专管。
- ④ 征缗（mǐn）——征收钱税。缗，串钱的线，引申为钱串。
- ⑤ 底事——何事，什么事。
- ⑥ 缯（zēng）——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
- ⑦ 肉食——指享有优厚供养的官吏。古时高官厚爵者以食肉为常，故称其为食肉者。
- ⑧ 贺新凉——词牌名，即贺新郎。宋代苏轼作。
- ⑨ 素封——指无官爵封邑而资财丰厚的人。
- ⑩ 折（shé）阅——折本，亏损。



商，那气概依然阔绰。轮船上的买办<sup>①</sup>，本是认识的，不消说异常的恭维他。他也阔惯的了，那肯露出一些穷相来，所以这番回家，仍旧写了大餐间<sup>②</sup>票子。到得船上，迎面遇着一位邻居，这邻居姓鲁，名学般，乳名叫做大巧，向来做木匠的。只因他为人老实，人家造房子，都要请教他，他总不肯多赚人家的钱，因此不断的有主顾。手里头略略积聚些钱。因见他朋友们都在上海得意的多，他也就合人结伴，到上海顽<sup>③</sup>一趟。谁知辗转入了工党<sup>④</sup>，居然做到木工头，从此发了些财。又读过一年外国书，给外国人盖造洋房，也能对付得来。而且听人讲过外国故事不少，才知道自己这般行业，不算低微，只可惜不如外国人的本领大，有些抱愧。这时赚足了洋钱，回家度岁<sup>⑤</sup>，可巧和华达泉同船。达泉虽是个富翁，一向待人是极谦和的，所以和大巧认识。

闲言休絮。当下二人见面，达泉满肚皮的牢骚，正想有个同乡谈谈，聊舒郁结<sup>⑥</sup>，就留大巧在大餐间住。大巧不肯。达泉不由分说，叫仆人把他行李搬来。大巧只得与他同住。闲话时，大巧自然知道达泉折阅的事，不免问个细情。达泉叹道：“中国的商家，要算我们宁波最盛的了。你道我们宁波人，有什么本事呢？也不过出门人喜结成帮，彼此联络得来，诸般的事容易做些。外省人都道我们有义气，连外国人都不敢惹怒我们。你看四

① 买办——这里专指在轮船上主管载货和乘客业务的人。

② 大餐间——旧指客轮最高级的房间。

③ 顽——同“玩”。

④ 工党——这里指做工的人的群体。党，古代地方行政管理组织，五百家为党。后引申为亲族、朋辈、群体等。

⑤ 度岁——即过年。

⑥ 郁结——忧思烦冤积聚不得发泄。

明公所那桩事<sup>①</sup>，要不是大家出力，还能争得回来么？果然长远不变这个性质，那件事做不成吗？如今不须说起，竟是渐不如前了！我拿银子同人家开了几个公司，用的自然是同乡人多。谁知道他们自己作弄自己，不到十年，把我这几个公司，一起败完。像这样没义气，那个还敢立什么公司？做什么生意？想要商务兴旺，万万不能的了！要知道一人弄几个非义之财，自不要紧，只是害了大众。一般的钱，留着大家慢慢用不好么？定要把来一朝用尽，你道可恼不可恼！”大巧道：“这话不错。我想我从前在家里的时节，也就只不肯分外赚人家的钱，所以人都信服我，不断的有生意；到得上海，人家也是看我来得老实，推我做了工头，一般的赚了洋钱不少。我的意思是要吃千日饭，不吃一日饭的。”达泉道：“你这主意，就不错，都像你这样，不但工头可以做得，就是大铺子的掌柜，大公司的总办，都可以做得。我早知道，应该请了你，倒不至于有今日！”大巧惶恐道：“我不过知道做木匠罢了。虽然略识得几个字，懂得些乘法归除，那里能做什么掌柜、总办？”达泉道：“你也不须过谦，如今上海做掌柜做总办人的本领，也不过同你一样。我听说外国大商家，还全靠着工人哩！”大巧道：“那倒不然。我听说他们商家，是靠着工人制造出那些熟货来，并不是靠他来办事。况且他那些工人，都是学堂里学出来的，自然高明得极。我们那里及得来？”达泉道：“怪道我

① 四明公所那桩事——四明公所在旧上海县城北门外，是宁波旅沪同乡的会馆。法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划定“租界”后，于同治十三年（1874）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先后借口筑路及公所所有地未确定等理由，用武力拆毁公所墙垣，又要求将所内义肪迁让，并两次枪杀我国同胞，遭到旅沪宁波人士的反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法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听人说，报上载的，我们京城里开了什么工艺局，还有什么实业学堂，只怕我们经商的，也要学学才是。我一开始不知道这蹊径，难怪折阅偌大本钱。我回家去，倒要拼<sup>①</sup>几位财东，开个商务学堂才是。”

二人一吹一唱，极有情趣，倒像那渔樵回答一般。大巧是跷起一条腿，擦根自来火，吸着“品海”<sup>②</sup>香烟。不一会，侍者开出大菜来。达泉让大巧上坐同吃。大巧觉着样样可口，吃完不够，又不好意思说，被达泉看出，叫侍者添了两分牛排，半个面包，大巧方能吃饱。

宁波船走得极快，次早已到码头，大家收拾上岸。大巧自回家去不提。达泉踱进门时，就有他管账先生出来迎接，问起情由，达泉一一说了，便长吁短叹，满肚皮不舒畅。那管账先生劝道：“东翁<sup>③</sup>不须着急，生意是不怕折本，只怕收摊。我替你算算，除了这次带回的六万银子不算外，家里还存金子二千两光景，田地房产，只算是呆的<sup>④</sup>，不去说它，家乡两爿当铺，一爿汇兑庄，都是极好的生意，一年还有一两万银子的出息。如今省吃俭用，不上三四年，你又有足本钱，可以指望兴复。但是，东翁，你开口闭口的，要合洋商斗胜负，这是个病根。如今洋人的势力，还能斗得过吗？杭州的胡雪岩<sup>⑤</sup>，不是因此倒下来的么？东翁，你那本钱，及不来<sup>⑥</sup>他十分之一，如何会不吃苦头呢？如

① 拼——聚，联合。

② “品海”——一种国外的香烟品牌。

③ 东翁——东家。东翁是对东家的尊称。

④ 呆的——这里指停滞不能流通的财产。

⑤ 胡雪岩——又名胡光墉，晚清著名徽商。

⑥ 及不来——比不上；赶不上。

今做生意，是中国人赚中国人的钱，还要狠狠的拿些本事出来哩，那能赚到外洋人的钱？难怪要折本哩！”达泉嘿嘿不语，自己发愤，请了一位先生，教他字目。不上三年，居然通透，觉得有无限感慨，所以填了那首“贺新凉”的词。随即开了个商务学堂，想培植几位商界通材，改革历来的弊病，这是后话。

再说大巧回到家中，他那老婆，正踏了一部缝衣机器，在那里缝衣，见他回来了，一时不肯放手。大巧笑道：“我如今洋钱多了，你也不须这般辛苦了。”他老婆答道：“你洋钱多，也不干我事，这做下来的钱，是我自己用的；再者也好替孩子们添置些衣履，钱还嫌多吗？”大巧道：“你这么辛辛苦苦，每天有得做，一月也不见几个钱？”他老婆道：“要不断有得做时，每月也好见一二十块洋钱。”大巧吐吐舌头，暗道：“我从前做小工时，总算生意好，每月也只弄到几吊钱；她这一部机器，足抵我两三人的工，到底是外国人巧哩！”只得随他娘子做去。他却逗着自己五岁的孩子，玩耍一会儿。他老婆下了机器，量三升米，跑到井上去淘了，跟手就到灶下煮饭。大巧打开箱子，取出两块洋钱，在街上兑了一块，买了些鲜蛏回来，叫他老婆烫着吃。果然家乡的饭，比外面香得许多。饭后，他老婆闲着问道：“你卖弄钱多，到底今年赚到多少？”大巧道：“不说瞎话，我足足剩回来一百块洋钱光景。”他老婆抿着嘴笑道：“我道你不曾见过世面，只不过一百块洋钱，就说如今洋钱多了。街头王老大，在纱厂里的，他一年，要寄回三四百块洋钱哩！他那妻子，从头上看到脚上，那一件不是新的？前天我见她穿了件灰鼠皮背心，黑湖绉<sup>①</sup>的面子，

① 湖绉——指浙江湖州出产一种丝织品，练染后表面会起皱纹。



真是簇新的，叫人看得眼热，只怕值几十块钱哩！还有胡大叔，在丝厂里的，也很阔哩！你那里算得有钱！”大巧道：“我才回家，你就抢白我。要知道他们那种钱，我是不愿意赚的。王阿大当了工头，把人家的棉花哩、纱哩，一束一束的，偷出来卖钱；胡老刁的偷丝，上海滩上，那个不知道？我是规规矩矩，把气力换钱的，自然及不来他们。但是家里过得安稳些，到底病痛少些。王阿大去年一个好好的儿子死掉了，这不是个报应么？”他娘子听他说出这些迂话来，别转头不理，自去理好机器缝衣。

大巧住的房子浅窄，门口是沿街的。三个同道中的朋友，可巧门前走过，瞥眼见着道：“大巧，回来了么？恭喜你发财！”大巧只得招呼道：“请里面坐。”你道那三人是谁？原来一位是张漆匠阿玉；一位是红木作的周子明；一位是藤椅铺的陈老二。当下三人入内，见了鲁大嫂，叉手叉脚的坐下。大巧问问他们生意怎样，都说还好。坐不多时，硬要拉着大巧去打牌。大巧的老婆道：“三位伯伯，他是不会打牌的。前年一场牌，输了八角洋钱，年夜还不出，几乎和人家打架，硬把我一副银环子抵给人家，这才没事。如今伯伯拉他去打牌，要是他输了，我没有环子再抵，不是白白的么？”张阿玉嘴快道：“大嫂不须着急，鲁大巧比不得从前，如今是在上海发了财的了，还要替大嫂打副金环子哩！”不由分说，拉着大巧的手，一路笑着去了。大巧听他老婆嘴里咕噜，不知骂的什么。阿玉道：“今朝我们好运气，正在三缺一，却好遇着了一位财神，我们也不想多赢，每人两只洋，做个见面礼吧。”大巧道：“休要拿得这般稳。我如今在上海滩上，麻雀<sup>①</sup>

<sup>①</sup> 麻雀——这里是指麻将。

也不知打过几百场，从来也没输到一底，只怕碰巧还要赢几场哩！你们算计我的洋钱，不要被我赢了来，这是论不定的。”子明道：“闲话少说，赶紧上场去吧！今天到那家去呢？”老二道：“金大姐家里稳便些，有这么块把洋钱的头钱，她就很巴结的。”阿玉道：“你只记挂着金大姐，我偏不要。今天是素局<sup>①</sup>，就在舍下吧，我也不为你们备什么菜，头钱抽一成便了。”老二大喜道：“只是要阿嫂费心不当。”

当下大家走到阿玉家里，他老婆正在那里做缎帮红鞋子，预备新年时穿哩；见他男人领着许多伯伯叔叔来了，笑着站起来避到后面去了。原来张阿玉家门口是嫁妆店，排满的红漆盆儿、青漆桌儿等类，却有半间房子空着，摆个小帐台。后进两间，一是住房，一是一隔两间，半间做灶间，半间接待客人。四人走入后进那半间里坐下。阿玉叫他老婆去烧茶，又道：“这几位都是我的知己朋友，用不着避的。”他老婆扭扭捏捏的走了出来。阿玉调开桌子，取出一副黑背的麻雀牌来。上场，大巧大贏，四圈下来，已贏到一底多了。谁知第二圈换了座位，老二做了阿玉的上家，阿玉一副束子一色，九束开杠，听的是一四束对碰。老二不该发出一张绝一束，阿玉把牌摊下一算：九束十六副，一束四副，三十副底子，三抬二百四十副。子明跳起来，怪老二不该乱放。老二道：“这一束是熟张，大巧才发过的。”没得话说，大巧是庄家，要输四百八十个码子。从此风色不利，一直输下去，结账一元一底，大巧整整的输到一元二角。阿玉道：“何如？我说你要送几文见面礼！”大巧满心不服气道：“停几天再来，我定然

<sup>①</sup> 素局——此处指不用娼妓陪伴的赌局。



翻得转，这叫做阳沟里失风了<sup>①</sup>。”说得大家都笑了。阿玉很得意，自己到街上去买酒买菜，请他们吃晚饭。一会阿玉回家，他老婆的饭菜可巧做得停当。老二帮着她端菜端饭。阿玉道：“老二，你歇歇吧，不劳你费心，应得我来才是。”老二回得好道：“我们一家人，这有什么客气呢。”当下烫好酒，大家畅饮一阵。大巧把输账结清，自回家去。

看看年关紧逼，大家小户，都有收账的走来讨账，只大巧是从不欠账，都是现钱买物的，所以脱然无累。只是这几天探望不得朋友，为什么呢？收账的朋友，自然是忙；那欠债的朋友，没得钱，还只好在外面躲避着，所以找不到朋友。大巧知道这个缘故，只得天天在家里和小儿子逗着玩。

宁波的乡风，也自然要送灶请财神的，大巧买了一个猪头，一尾活鱼，祭了财神，大块的肉，拖拖拉拉吃个饱。想起家乡年景，有两年没看见了，不由得顺脚走到热闹地方，东张西望，散散闷。忽然迎面遇着一位旧时朋友，穿件破布棉袍子，身上尽着发抖，见了大巧，叫道：“哎哟！鲁大哥，久违了！我听说你回家，正要来探望你，偏偏穷忙，没得一些空儿。”大巧认得他是打锡器的余阿五，便道：“老五，你生意好么？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阿五红了脸道：“鲁大哥，不要说起，生意怕不好，只是我自从秋天一病卧床，直到腊月初才能支着起来，走到店里，东家嫌我懒，被他回绝了。我宕<sup>②</sup>空了这几个月，没得一文钱到手，指望生意仍旧，支用几文薪工，又被东家辞了。我弄得当尽卖绝，眼看着家里的妻子，都要饿死，只得学那没

① 阳沟里失风——比喻在小处出现了问题。

② 攒（dàng）——拖延。这里意为拖欠。

出息的人，出来找几处认识的铺户里，乞化些钱米度日。今天三十夜了，鲁大哥，实在饥寒难当。我听得有人说起你发了财，可怜我们交好一场，你救我一救吧！”不知鲁大巧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